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風月鑑 第四回 辭艷 尋芳

話說媽娘到了園裏，進了屋，見外間的掛燈俱未點，問說：「怎麼掛燈不點？」又問：「菜備齊沒有？」媽姐說：「天已四更多了，我們都要睡了。相公的盛饌我們心領罷。」媽娘說：「如何使得？」媽姐、關關、窈窈俱說：「夜深了，要睡了。」媽娘不肯，媽、姮兩個將媽娘推著往裏間去，說：「睡罷！誰再混鬧，罰他跪一夜。」媽娘沒法，祇得進了裏間。媽姐、媽娘將門門上，關關說：「還有窈窈沒進來，且相公也未喝茶，我出去將茶壺拿進來。」剛要出來，窈窈來了。關關說：「來的好，你就隨手將茶壺帶來。」窈窈將茶壺拿進來，關關纔門上了門。大家都睡了。到了第二日，一早媽娘還在睡著，關關、窈窈也在睡著，媽、媽兩個在床上纔披衣坐起，就聽有丫頭來說：「還沒起來嗎？爺叫你們收拾行李。」媽姐連忙穿好了衣服，開了門。媽姐也穿了衣服，下了床，叫醒了關關、窈窈。媽娘也醒了，看看他們說：「天還未明，你們都起來做甚麼？」媽姐說：「太陽三竿了，爺著人來叫你哩！」媽娘聽說，連忙起來。媽姐就叫丫頭們舀了洗臉水。媽娘洗了臉，就跟著來的丫頭到上房去了。

見了常興、鄭氏，說了一會話，又吃了點心，媽娘想著：「我這就去了，還未去辭謝他四個，」又不敢直說，心裏想了一個法，說：「我的書與筆硯還未收好，他們也未必知道，還得我自己去看看。」常興說：「你去看看收好，吃了飯就走了。」媽娘答應著，出來三步兩步，連忙跑到園裏，一進門就高聲說道：「我回來了，我可也回來了！」

媽、媽、關、窈接著，說：「怎麼又來了？我們纔想一時去送你。」媽娘聽了，一隻手拉著媽姐，一隻手拉著媽姐，就大哭起來。媽、媽替他拭眼淚，關關勸說：「你何必這個樣？」媽娘聽了這一句話，大總的慟起來，過了一時，纔說：「我也去罷。我想你們，我心裏也罷了。你們想我，費了你們的心，我實在過不去。」說著又哭。媽、媽同關關祇是勸，也不覺淌起眼淚來，勸了一會纔住下。又聽著裏間屋有個人也在那裏嗚嗚的哭，媽姐說：「這是誰個？」關關說：「必是窈窈，我看著他方纔紅著眼圈兒跑進屋裏去了。」媽娘連忙也進屋裏來，向窈窈說：「莫哭罷！」一句未說完，又哭起來了。媽姐同關關又勸住，又勸住了窈窈，大家無言對坐。坐了一時，還是媽姐大些，想著這不是個常法，就向媽娘說：「我想著這時候上頭的飯也好了，相公上去罷。」媽娘又拉拉媽姐的手，又扯扯媽姐的手，又看著關關、窈窈，想說笑，嗓子卻硬了，祇落得點點頭，恰好丫頭來請他，就慢慢地去了。見了常興，常興說：「你哭甚麼？」媽娘說：「沒有哭，是方纔迷了眼揉出淚來的。」常興也不再問，一時同他吃了飯，叫家人押著十幾付挑子先去了。隨後常興同媽娘坐轎去了。媽、媽、關、窈來送自不必說了。

到了寓處，常興叫家人安放好了行李，又叫家人替相公擺上書桌，又叫家人打聽幾時考期。家人去了一時，回來說：「考期是第四日。」常興說：「你們去替相公備場務、買卷子，早早的辦齊。」家人答應著去了。日日常興叫媽娘讀書寫字是不必說了。

到了場期，常興送他進了場。到放頭場，他就出來了。常興問說：「文章可好？」媽娘說：「取是必取的。」又過了一日，放了榜，常興叫家人去看，一時回來說：「取了第五。」又復試了幾場，俱在十名之內；放了正案，又是第五。常興一面著人去家裏送信，一面叫人送媽娘進衙門謁見老公祖。媽娘回來，常興就叫他在寓處看書，候著院試。

一日，常興有一親戚家請他吃午飯，常興去了。媽娘寫了一會字，想到：「前面是秦淮河，我何不去看看？」就不給家人知道，偷偷的去了。走到秦淮河沿，一眼望去，兩岸俱是硃紅小欄杆圍著，欄內或是月窗，或是六角小門，俱掛著湘妃竹的簾子。河裏的小船亦不一樣，或是小卅字欄杆，或是十三女兒欄杆，又掛著各色玻璃燈毬。媽娘想著：「我何不叫隻小船，上去坐著逛逛。」正好來了一隻小船，媽娘叫了到近沿，上了船，一路逛去。

秦淮河裏的船，原沒有男人撐船的，這隻船也是兩個二十內外的美人撐著。媽娘上了船，船上的美人問道：「往哪裏去？」媽娘說：「隨你撐，逛完纔回來。」這兩個美人開了船，一路慢慢的撐去。媽娘在船中左一看，右一看，真是「在山陰道上，目不及賞，應接不暇也。」分不出來哪一處第一，祇眼裏看的俱是如花如玉，耳朵裏聽的俱是玉笛珍琴。不知不覺，船到了夫子廟。這兩岸的街道都看完了，又回來慢慢的撐著。媽娘看著左邊一個大大的月窗，題著「天然」二字。媽娘叫靠著這邊住了船，又聽著「丁東，丁東」的響。媽娘原會彈琴，隨站在船頭聽去，彈的是《虞美人》，又聽他的宮弦忽然聲高，又聽著宮忽轉商，悠悠揚揚，真是如泣如訴。媽娘不覺也掉下幾點眼淚，又怕撐船的看著，連忙拭去，心裏想道：「這個人倒是鍾於情者，不可不見見。」又想：「這隔著如此高，怎麼上去？」就問了船家，撐船的說：「相公要是上去，就叫人放梯子下來。」媽娘說：「就煩你叫一聲。」撐船的叫應了，上頭放了梯子下來。撐船的說：「相公上去可以就從前門去了。前門就是秦淮後街。」媽娘說：「我還未帶銀子來給你船錢，我送你個東西罷。」說著，將手上玉鐲去下，賞了撐船的，就上梯子去了。

上來就是月窗跟前，隔著簾子一望，望著那裏邊一個人還在彈琴，映著簾子，真像煙籠芍藥一般。這裏放梯子的人將梯子收上去，就要進去，向那人說好出來迎接。媽娘拱拱手，就站在窗外，聽他一曲彈完了。那人也看著窗外有人，就出來迎進去。媽娘進去一看，那個美人尚在綠鬢初女，不覺大驚，想道：「如此妙點，如此妙技，可敬可敬，可羨可羨！我在他旁邊站一時，也不枉虛生一世。」媽娘看著、想著，就來到了美人身邊，那美人說：「相公請坐！」媽娘說：「這般仙府，豈可容我濁物站在這裏，還恐有玷清秀，如何敢坐？」美人說：「相公真是君子也，毋乃木謙乎！」就讓著坐下。媽娘問說：「請問妙字？」美人答說：「不敢，賤名宜人。」媽娘說：「妙哉，妙哉！真無不宜也。還請問妙齡？」美人答說：「十二。」媽娘大驚，說：「奇哉，奇哉！與我同庚矣。」又說：「請問此處即是宜卿一人乎？」宜人說：「妾乃吾母之少女也，不曾學倚門賣笑，此為吾之側室，不意相公簫史下顧，妾非美玉，何敢勞尊？」媽娘說：「宜卿所言，吾此時，一些魂魄俱付之卿身矣！吾亦無言可答，但有一句不敢說的話，不知尊前容納否？」宜人把臉一紅，說：「何妨！」媽娘起來，走到宜人身邊，低聲說道：「可嫌我否？」宜人把臉一紅，斜著眼看了一眼，又笑了一笑。媽娘深深作了一揖，就靠著宜人坐下，又低聲說：「此事吾當善謀之，卿可能徐待之？」宜人把臉又一紅，把心一指說：「此處雖妾之靜室，然亦非相公久居之所。但不知相公何處人？來此地何事？」媽娘說：「我家在雨花臺西邊。現在我是到府裏赴考的，我父親也在這裏。」宜人說：「你快些回去，看你父親找你。你若再來，卻也不妨。」媽娘聽他說父親找的話，就不敢再坐，站起來又依戀了一會，宜人扯著手，送他從一小夾道到大門去了。

媽娘到了寓處，正好他父尚未回來。家人們問他：「到哪裏去了，叫俺們好找？」媽娘支吾了一會，就躺在床上細細的想著宜人長的那個模樣，毋也息不了。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